



鄆鄆現代劇

忘我的人

羅孟編劇

長安書店出版

全刊

忘我的人

(鄆鄆現代劇)

羅夢編劇

長安書店出版

西安東大街318號

西安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002號

陝西省新華書店發行

西安東四路105號印廠印刷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張：1 $\frac{1}{2}$ 字數：31,590

1959年2月第一版 1959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11,000

統一書號：T10095.492

定價：(乙)0.14元

說 明

煉鋼工人馮大剛，是一個意志堅強、熱愛工作的共產黨員。有一次，鋼爐出了事故，車間起火，馮大剛冒火闖進車間，關了電門，搶救了國家財產。因此，他受了傷，被送進醫院。在目前，我國醫學上對這種嚴重的燒傷尚無治療辦法，又加上外科醫師丁副主任的教條主義思想支配下，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醫學文獻，認為馮大剛已無法挽救。醫院黨支部不同意這種消極的論斷，要求想盡一切辦法來搶救馮大剛的生命，並號召全市人民積極支援這次醫療工作。馮大剛在奄奄一息的情況下，仍然念念不忘工作，忍着極大的疼痛，還關心別人，在這種旺盛的生命力的感染下，丁醫生不得不和群眾一塊動腦筋，鑽技術，終於打破了舊日文獻上的紀錄，救活了馮大剛。不但為祖國鋼鐵戰綫上保全了力量，同時，也治好了丁醫生思想上的毛病。

人 物

馮大剛：男，29岁，煉鋼工人，共產黨員。

李鳳英：女，大剛的妻子。

小 娟：大剛的女兒，10岁左右。

老 王：和大剛同一車間的工人，男，50多岁。

刘 芳：老王的妻子，40多岁。

党支書：醫院黨支部書記，男，30多岁。

王 干：外科醫生，男，24岁。

丁副主任：外科主任醫師，男，50多岁。

小 張：煉鋼廠工人，男，22岁。

王 敏：護士，20岁左右。

通 訊 員：男，十几岁。

老 婆：50多岁。

主 任：煉鋼廠的車間主任。

兩護士(女)，兩學生(一男一女)

工人群眾若干人。

醫務工作者甲、乙、丙、丁四人。

忘我的人

罗 梦 编 剧

第一場

(幕启：馮大剛的家里。牆上悬挂毛主席像、獎狀和錦旗等。一切擺飾很整潔，有吃飯桌、椅子、茶几、時鐘、搖籃等)。

李凤英：(上唱五更)

時鐘打六點，
大剛已下班。
急忙炒菜擺好碗，
單等着一同吃晚餐。

小娟，小娟！

小娟：(內白)哎！

李凤英：上門口看看你爸爸回來了沒有。

小娟：(內白)一會就來啦！

李凤英：小娟，你在搞啥呢？快點來，一天老是玩不夠。

小娟：(內白)就來了。

(上唱采花)

正在緊張把鋼煉，
媽媽不住喊連天，
耽誤生產怎麼辦？
丟了紅旗不喜歡。

李凤英：小娟，你在哪嚷什麼呀？

小娟：我正在煉鋼，你把我叫出來，耽誤了生產怎麼辦？

李凤英：娟兒，那是你在學爸爸煉鋼，不是真的，等你長大了，真的當了煉鋼工人，媽媽就不打攪你了。快去，上門口看看爸爸回來了沒有。

小 娟：对！（下）

李凤英：（唱采花）

老子英雄儿好汉，
工人的后代意志坚；
时刻要把祖国建，
炼钢的任务操心间。

（后台小儿哭声，凤英忙下抱上）

（转唱五更）

小儿又叫唤，
将他抱胸前，
忙将奶瓶喂嘴边，
儿吃奶，娘的心里甜。

（转唱崑调）

我儿长的真个倩，
高鼻大眼人爱怜。
我日夜辛苦把他看，
真是我夫妻的心尖尖。
他吃着吃着闭双眼，
轻轻将他放摇篮。

（放下孩子后，接唱）

晚饭准备已妥善，
不见大刚转回还。

（小娟、冯大刚同上）

小 娟：妈妈，爸爸回来了！

李凤英：不要吵，弟弟刚睡着。

冯大刚：叫我先看看小强（走向摇篮）。凤英，饭好了没有？

李凤英：早就好了，怎么，今天礼拜六，晚上还有事吗？

冯大刚：什么礼拜六不礼拜六，现在咱们要赶英国，炼钢是分秒必争。快端饭去。

小 娟：媽媽，咱倆一塊端走。

（小娟、凤英同下）

馮大剛：（唱勞子）

建設祖國以鋼為綱，
祖國有鋼才富強。
多出鐵水多煉鋼，
狠狠打擊美國狼。

（轉唱五更）

要把英國趕，
日夜苦鑽研，
生產指標一日千丈，
技術革新一樁又一樁。

（轉唱崗調）

時刻記着多快好省，
今年內要登世界高峰。

（凤英、小娟同上）

李凤英：（接唱）

有魚有肉雞蛋湯，

小 娟：（接唱）

今天的飯菜真個香。

馮大剛：（接唱）

做飯的技術天天長，
也象工人在煉鋼。

李凤英：（接唱）

三句話不離老本行，
成天說的是煉鋼。

快吃飯吧，一天到晚老是忘不了你的鋼，連小娟也
成了鋼迷啦。快吃吧！

小 娟：爸爸，我長大了也要煉鋼，煉出多多的鋼，好給咱
們製造拖拉機，火車，飛機……還有大炮，好打美

国鬼子！

馮大剛：真是好孩子！

李凤英：快吃飯吧！

馮大剛：凤英，我們厂这回在技术上确实提高得相当快，你猜苏联專家說什么？

李凤英：苏联專家說什么？

馮大剛：他們說：“你們真行，只靠一双眼睛，就知道什么时候出鋼，而且質量准会不錯”。我們現在把眼睛鍛煉得跟測量器一样。

小 娟：爸爸，你把我也鍛煉鍛煉。

馮大剛：爸爸不但要鍛煉你和你弟弟，还要把所有的煉鋼工人的眼睛都鍛煉成一双測量器。

李凤英：魚凉了不好吃了，看你們父女俩，一說起煉鋼，勁头有多大。（夾菜給大剛和小娟）

小 娟：媽媽你也吃么，光把肉給別人哩。

李凤英：你們都是建設社会主义的主角，应当吃好些。

馮大剛：你也服了不少药呀！

小 娟：是呀，媽媽不但家务搞得好，还是治安委員呀，卫生委員呀，妇女什么呀……多得很多的哩。

李凤英：行啦，行啦！看你們父女俩，誰还說得过。快吃吧！

（刘芳、老王，手提包裹上）

刘 芳：（唱戏秋千）

剛才公司跑呀跑一趟，

老 王：（接唱）

样样吃喝都买上；

刘 芳：（接唱）

願路对李大妹講，

老 王：（接唱）

明日痛快吃一場。

刘 芳：大妹子！

李凤英：哎，誰呀？

刘 芳：是我！

李凤英：（迎出）刘大姐，快进屋里坐。

刘 芳：不坐了，明天是我小宝的周岁生日，正巧又是禮拜，請你和大剛帶着孩子，明天中午到家吃頓便飯。

李凤英：刘大姐，我看你太有点浪費了。

刘 芳：好我的大妹子呢，小宝他爸和我过了半輩子，也沒过一回生日，解放这几年，生活好了，也沒过过一个生日，可是对小宝呀，簡直一点也不能馬虎。

老 王：嗨！还不是你先提議的，要請几个朋友熱鬧熱鬧。

刘 芳：还不是你張罗来！

李凤英：我看你們俩都有份。

刘 芳：大妹子，記着，一定要来，我們回去了。

李凤英：对！

（刘芳、老王同下，凤英送出門，轉回）

大剛：刘大姐和老王剛才来叫咱們明天上他家玩去。

馮大剛：你帶孩子去吧，我還有事呢！

李凤英：老是有事，是不是又鑽你的後門去？日子長了，身体也要緊，也該歇上半天。

馮大剛：你知道什麼！这样緊張的生活才有意思呢！

小 張：（上）馮師父！

（唱銀紐絲）

行車的吊勾有些偏，

不知是否有危險？

有心停了炉；

又怕誤生产，

你赶快到車間去看看。

馮大剛：（唱緊訴）

听一言吓得我渾身汗，
赶快去看莫迟延。

李凤英：你吃完饭再去。

馮大剛：不吃啦！

（大剛、小張同下）

李凤英：（唱崗調）

見他們神情我心胆寒，
千萬別出啥事端。

小 娟：（接唱）

媽媽：我拿盤子，你端碗，
去到廚房洗一番。

（小娟、凤英同下）

第二場

（大剛，小張同上）

小 張：（唱緊訴）

心急只嫌路太远，
恨不得一步到車間。

馮大剛：（接唱）

急得人渾身都出汗，
担心鋼炉不安全。

老 王：（由下場門上，急跑、和馮相碰）司炉長，鋼炉恐怕……有……有危險。

馮大剛：不用怕，尽量搶救，走，快看去！

主 任：（急上）同志們！注意安全！不要走近鋼炉去！
（大剛等下）

（群众跑过場，灯光轉暗，后台效果听見緊張的气氛）

工人甲：（內喊）同志們，快跑开，鋼水来了！

（少时，一陣火光中，馮大剛滾出来，群众跟上）

小 張：快快，先灭火！

（灯轉亮）

主 任：（急上）是不是有人受了伤？

小 張：主任！（唱長城）

吊車一时出故障，
滾滾的鋼水往下淌；
車間頓時烈火旺，
大家空手无主張。
馮师父冒火往里闖，
关了电門灭火光；
搶救了車間少損傷，
他全身帶火滾这廂。

主 任：赶快，用担架，送医院！

（群众甲、乙下急抬担架上）

（众下）

第三場

（二道幕前）

王 敏：（端着药瓶、紗布等上唱旁子）

煉鋼工人馮大剛，
全身火燒受重傷，
丁主任說他无希望，
不出三天定死亡。
党支部知道了这情况，
不同意他們这主張，
动员大家把办法想，
举行会診再權商。

（轉唱銀紐絲）

請来了專家一大帮，
檢查病人馮大剛，

消毒的用具，
已經备停当，
赶快給他們送病房。

(轉唱崗調)

專家們技术高經驗又广，
必然能治疗好老馮的伤。(下)

第四場

(二道幕开)

(丁副主任、王干同上)

丁副主任：(唱西京)

請来了專家們檢查一遍，
仍然是难解决目前困难。
伤太重医学上无有法办，
依我看再治疗也是枉然。

王干：(唱崗調)

專家們都說是无有法办，
急得我好一似火燒眉尖。

丁主任，原来咱們依靠專家，今天会診的情况，我看專家們也对馮大剛的病想不出啥好办法，我看咱們只有发动群众，共同想办法。

丁副主任：想办法？唉！难呀！

(唱五更)

病人伤势重，
困难有重重，
国际医学書上講的清，
火燒过百分之七十治不成。
客观有困难，
不能光空談，
治病需要技术和經驗，

凭热情終久是枉然。

我們是医生，当然有治好病人的責任，咱們也关心病人，但是，沒有办法呀。你剛才也亲自听见，几位外科專家，都表示无能为力，难道我們比專家还高明么？客观困难，这是事实，不要單凭热情办事，象这样的重伤，在外国，人家比我們設備条件又好，就那也沒有办法，何况咱們！

王 干：照你这么說，只有眼看着病人等死了？

丁副主任：小主呀！（唱旁子）

你的思想很积极，
客观困难是問題。
廿年經驗告訴你，
科学上不能創奇迹。

王 干：（唱崗調）

有困难也要想法办，
不能袖手来旁觀。

丁副主任：（接唱）

医生講話要兌現，
不能信口胡乱喧。

王 干：（接唱）

我看洋教条把人纏，
專家們鑽往牛角钻。

丁副主任：（接唱）

这完全凭事实来判断，
專家們是人非是仙。

王 干：（接唱）

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，
光在書本上打圈圈。

（党文書上）

支書，来的正好！

党支書：（接唱）

你們啥事在爭辯？

我想和你們談一談。

什么事爭辯得这么有勁？

王 干：我們是在談馮大剛的治療問題。

党支書：那就正好，我找你們也正要談這問題。專家們說馮大剛必然死亡，你們有什么新的見解嗎？

王 干：我不同意絕對治不好的那種悲觀結論。

丁副主任：你不承認也不行，這種燒傷，自古以來也沒有人能治好過。

党支書：根據什么理由說一定治不好呢？

丁副主任：根據多得很。就拿國際文獻上的記載來說，灼傷面積達到百分之七十五的人，就難免死亡。現在，馮大剛的燒傷面積已超過了百分之八十九點三，不但廣，而且深，好些地方連肌肉都燒壞了，除了頭部、臂膀、腰上系皮帶的一圈和面部外，完全都燒壞了，可以肯定的說，最多也只能活三四天了。

党支書：我還能同意國際文獻上的理由。我們要用階級的觀點來分析問題，根據資本主義國家的醫學統計數字來看，馮大剛的確是沒法救活了，但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里，被鋼水燙傷的是些什麼人？只有工人才會受到這種嚴重的燙傷或燒傷，資本主義國家，當然不會用盡一切力量來搶救勞動人民的生命，難道那些一味追求利潤的醫院，會用盡力量來搶救工人嗎？再拿醫護人員來說，他們會具有象我們這樣深厚的工人階級感情嗎？所以，資本主義國家的醫學統計數字，對我們並不完全適用。

（唱勞子）

國際上統計數字不可靠，
不能死搬洋教條，

有党和群众作依靠，
打破迷信把奇迹找。

丁副主任：（唱崗調）

你的好意我知道，
光凭热情难治疗。

王 干：我們能不能用某种药試一試呢？

丁副主任：（唱劳子）

用药不用药都一样，
全身皮肤难再長。
人无皮肤无保障，
結果必然要死亡。

（轉唱崗調）

科学上沒有新花样。

王 干：（接唱）

难道我們不能独创？

党支書：我同意小王的看法，科学当初也是人創造出来的。
特別是在我們社会主义国家里，每个人只要敢想敢
說敢干，党和群众都会支持这种独创精神。

（唱劳子）

假若你还不相信，
眼前事实样样真：
全国工农大跃进，
超額的数字实实惊人。

（轉唱崗調）

小麦亩产八千斤，
棉花三千事实真，
豆角六尺長又嫩，
引水上游非奇聞。

現在全国各地、各行各业不断地出現奇迹，这些事
情过去有过嗎？書本上有根据嗎？可是，現在居然

是事实！

丁副主任：这些道理我懂呀！就算国际文献上的教条不可靠吧，在我当医生20年来，亲眼看到的不少啦，比馮大剛燒伤輕得多的，都沒有救活过一个。当我年輕的时候，我也曾想拚命的救活工人，可是沒有成功过一次！

党支書：那是什么时代？国民党反动派肯牺牲一切挽救工人嗎？不可能，当工人不能为資本家卖命的时候，資本家便会一脚踢开，即就是有些善良的医生，想救活严重的病人，可是誰支持他呢？沒有支援，任何高明的医生也发揮不了他的才能。現在，我們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劳动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，为了积累国家建設資金，党号召全国人民節約一針一綫，但是，要挽救为祖国創造財富的劳动者的生命，党决不吝惜一切，党要用一切力量来挽救馮大剛的生命。

丁副主任：好吧！（唱劳子）

不是我爱強調困难，
馮大剛的燒伤非一般，
党委决定这样办，
我們只有試試看。

王 干：（唱崗調）

只要我們决心干，
不怕困难把路攔。

党支書：（唱劳子）

你們的力量很有限，
依靠群众解困难。
全体市民总动员，
支援你們渡难关。

丁副主任：（唱崗調）

党委的指示难推延，

怕只怕画虎不成反类犬。

王 干：丁副主任，咱们再去仔细的检查一回，回头再商量办法。

丁副主任：好！（同下）

第四场

（二道幕开，单间病房，馮大剛躺在床上，头用白布包着，露出脸，双手也包着，护士王敏守在旁边。）

王 敏：（唱西京）

見病人渾身都燒坏，
呼吸困难痛难挨，
格登登咬着牙將疼忍耐，
从未有喊叫过半声疼来。

馮大剛：医生同志……医生……

王 敏：大剛同志，你要喝水嗎？

馮大剛：不，……我要医生快点治好我……

王 敏：大剛同志，医生正在研究办法，一定会治好你，你要安心……

馮大剛：我安不下心，我的鋼炉……鋼炉怎么办呢？……任务……怎么完……完成？……

王 敏：大剛同志，我给你讀一段报纸，好不好？

馮大剛：好，你讀吧！

王 敏：（唱銀紐絲）

北京西郊公园里，
远路来了一位客，
要問它是誰，
又胖臉又黑，
那就是毛茸茸的狗熊客。

馮大剛：不要讀啦，你是共青团員，連报也不会讀，讀报应